



我还没有看见过这样让人感到寂静、恐怖、甚至于冗长、荒诞的“雪”，但帕慕克却给我下了一场这样的“雪”。

这位2006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小说《雪》中写到：“卡一直认为雪是纯洁的，它能遮盖住城市的肮脏、污秽和黑暗，使人们暂时忘却它们，但在卡尔斯的第一天他就失去了关于雪的这种纯洁无瑕的感觉。是的，在这里，雪使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这是帕慕克为小说奠定的基调，读者自始至终被这种氛围笼罩着，和诗人卡一样透不过气来。

卡尔斯的雪是突如其来的，但却是整个纷繁事件的生发点。一个诗人来到一座边境小城，大雪落了三天，诗人和小城的一切都与外界隔绝了。雪是美好的征兆，但小城没有落雪后的安宁。这个由于地理位置和历史问题遗存下来的小城中，到处充斥着警察暗探、伊斯兰教狂热分子、发动政变的军人、政教分离派分子、库尔德人和土耳其民族主义分子，其间无休止的矛盾和冲突，让前来采访的诗人卡陷入到可怕的深渊，卡像一片无助的雪花不能自主甚至越陷越深。

在卡尔斯，一切都是蓄谋已久的，尚

帕慕克《雪》：恐惧或呐喊之雪

□杨 勇

未发生却已事先写好的报纸新闻和军事政变都是如此。教育学院院长因反对学生戴包头巾被枪杀；政变就在电视直播的一幕戏剧中进行，现场的人们还以为在演戏。仅仅三天时间，一系列荒诞可怕的事件在雪中接二连三发生。

在宗教、政治、军事、民族冲突中，卡是软弱的，但他不乏善良、同情心，他保持着自己的理想，热爱生命，执著于爱情，他从不想害谁。他出于人道和本性，在各方势力交织的旋涡中，只想守住自己的心灵和爱。但在这个充满阴谋和暴力的小城，越来越清晰的事件和怪诞气氛让卡不寒而栗。他被冲突的各种力量控制着，甚至于离开了卡尔斯也未能改变命运，最终被神秘地杀害。

小说中，雪是寒冷、暴力、黑暗的隐喻，卡尔斯在雪的掩盖下，几乎没有温情，只有残酷的荒诞现实。只有监狱、警察、军队、宗教狂热分子，不同政见者、弄虚作假的新闻媒体，投机艺术家等的卡尔斯也构成了一个巨大的隐喻。

故事结构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卡尔斯就像“城堡”，而卡就像《城堡》中的土地测量员K。K拼尽全力想进入城堡，却始终没有进入；而诗人卡想拼命走出压迫、阴谋、暴力和死亡笼罩下的卡尔斯，最终却走向了几年后的死亡。

卡想逃离小城却失败了，生活在那里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冲突中无辜的学生死了，宗教分子死了，把政变当成艺术的苏纳伊死了……而活下来的人又如何？伊佩克和卡迪非们还生活在孤单、仇恨和迷雾当中，生活在无休止的恐怖大雪中，这样的世界令人窒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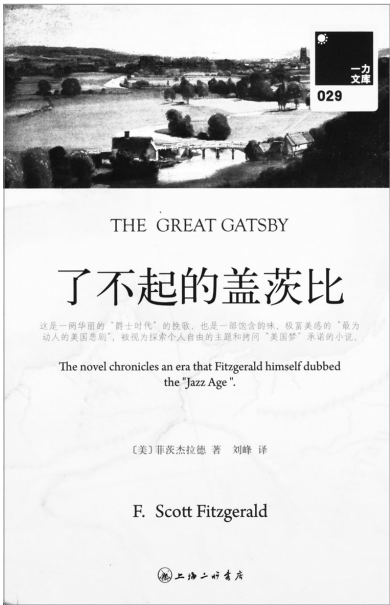
雪本是纯洁的，但现实中雪却令人感到疲惫、厌烦和恐惧，这样的世界该往

何处去？小说结尾，帕慕克发问：“四年了，卡尔斯是不是更穷，走的人是不是也更多了？”卡尔斯原也算边境线上繁华的国际性小城，但因为历史、政治、军事、宗教和战争，每况愈下。当无休止的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政治问题、国家问题、文化问题成为人类互相残杀的理由时，人们用什么来拯救自己？帕慕克在《雪》中，指责了灾难肇始者，对这种境遇下的人类表示了同情。

小说《雪》采用卡的视角去写，由于视角所限，增加了冲突中的神秘色彩，那被压抑的、不为人所知却充满想象力的部分，让小说有了更迷人的魅力。而补叙、插叙、追叙风格的介入，又令人看到马尔克斯的痕迹。这可能是帕慕克的策略，也构成小说的另一个视角，通过这种方式，作者本人也成为小说的一个叙述者，他为三天的事件增加了真实感，同时也弥补了卡视角的不足，使小说具有了清晰的脉络和历史的纵深感。

小说的叙述风格很冷静，它不动声色地讲述着荒诞、冷漠、混乱的事件，如在舞台上杀人时，真实的残暴事件在进行，而人们还以为是剧中的一部分，被蒙在鼓里。这就是政治的残酷，“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样的黑色幽默在书中占据了很多篇幅。

从帕慕克的其他小说和散文中，都可以看出他的开阔视野。帕慕克在《雪》中从世界、历史、宗教、文化的背景来审视和思考卡尔斯和土耳其，从人道主义角度来审视国家、政治、民族冲突，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交织来审视人类的处境和出路。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评论说：“《雪》是一个分裂的、满怀希望的、孤独而神秘的土耳其灵魂的一次深度之旅。”



了不起的盖茨比

这是一部美国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财富和梦想的悲剧故事。它被认为是美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

The novel chronicles an era that Fitzgerald himself dubbed the "Jazz Age".

（美）菲茨杰拉德著 胡晓译

F. Scott Fitzgerald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年，澳洲导演巴兹·鲁赫曼准备重新翻拍“美国20世纪最杰出的作家”之一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的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巴兹·鲁赫曼的版本已经是这部小说在电影史上的第五个版本。此部电影由华纳兄弟公司投资制作，将于今年年底上映。好莱坞演员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将在此剧中出演盖茨比。

小说通过一个穷人尼克·卡罗维的亲眼目睹，讲述了大富翁杰伊·盖茨比的个人感情经历，为“爵士时代”送上了一曲挽歌，反映出“美国梦”的破灭。但这部小说带有古典悲剧的崇高色彩，显示出一种无处不在的对抗——主人公自身的矛盾对抗、个体与个体的对抗以及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并最终演化成主人公的一种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抗争。

美国建国初期，富兰克林就在自传中表达了最初的美国梦的雏形，概括起来就是人通过努力、勤俭、律己达到致富目的。美国上世纪20年代宣扬的是享乐主义和消费文化，盖茨比也不例外，他追求刺激，注重情欲享乐。小说中盖茨比举办豪华晚会，主要为了吸引黛西，以获得她的芳心。当盖茨比第一次

晚10点30分梅尼尔蒙当林荫大道的“萤火虫”咖啡厅有游吟诗会，与会者自作自吟上世纪80年代从美国传人的“斯拉姆体诗”，自取其乐。参加者每献10首诗，就得付0.91欧元，向老板买一杯咖啡。如果人们诗兴勃发，一首首作品朗诵下去，就会对咖啡馆作出更大贡献。

怡神的“咖啡瞬时”和“咖啡精神”

咖啡作为一种舶来品，已经深入法国寻常百姓家，品尝咖啡的时刻被称为“咖啡瞬时”，再配上靓女陶醉的形象，何等浪漫。

据说，最富情趣的“咖啡瞬时”要在白夜感受。此处所谓“白夜”，说的是不夜城巴黎人的夜生活场景。夜来客悠闲落脚巴黎咖啡馆上座，静观光明城寅夜灯火，或许会联想起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绿山坡上感受过的“彼埃尔·洛蒂”咖啡馆的“瞬脚”，或沉浸于在罗马或曼谷的另一种体验。人们生活中，咖啡似乎已被赋予了信息载体的作用。

开咖啡馆的希勒戈维奇有句“名言”：在咖啡馆静坐一分钟，就能少去心理医生诊所问诊一小时。在他心目中，咖啡馆应该是个让客人摆脱现代生活喧嚣的处所。咖啡馆有时也能成全姻缘。1911年，毕加索在巴黎“修道院”咖啡馆遇到爱娃·古埃尔，对她一见钟情。其时，爱娃已是波兰画家马尔库西斯的女友。可西班牙人毕加索不管那一套。他立时为女郎画了一幅立体派画像，命名《我的美人》，竟夺得芳心。

事实上，真正的巴黎咖啡馆常客，往往一早去等开门，声称喝完第一杯咖啡，“才能开始新的一天”。有些人则有自己的固定座位，常会一连静坐几个小时。依恋咖啡店的人，想必如中国俗话说，想在闹市找个“享清静”的地方。“咖啡馆”如此，咖啡馆业主亦然。在巴黎市容现代化过程中，一些街头店面消失，居民茫然，业主难过得痛心疾首。孚日广场一角，艾梅·库古勒经营着始于1807年的祖传咖啡馆。他保持老店的古色古香，始终拒绝更新堂屋结构和店面装潢，老店位于市内繁华区，但他不牟暴利。库古勒生活的最大乐趣，就是厮守自己心爱的咖啡馆。

咖啡馆是个“民众议会”

巴尔扎克这样称咖啡馆，实不为过。法国历史上，咖啡馆确曾无数次成为酝酿革命起义的地点。如前所述，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卡米伊·德穆兰正是先在巴黎“波阁普”密谋，后于“弗瓦”扬起蓝白红三色旗起义，呼号民众拿起武器推翻波旁王朝的。1871年春天，巴黎公社运动爆发，开始筹划地点就在“马德里”咖啡馆。文学作品里，咖啡也有不容忽视的地位。左拉在小说《萌芽》里描述矿工女儿给参加罢工的双亲送餐，重要的就是一杯咖啡，既解渴又给予斗争者精神动力。在左拉另一部小说《酒店》里，高龙布老爹的咖啡馆是矿工聚会场所，最终成了贫女热尔维丝悲剧的渊藪。

咖啡和咖啡馆在法国已结为一体。真正的“咖啡客”有自己的理念：要品出咖啡的纯味儿，必须有咖啡馆的特殊氛围和社会群落联系。“花神”老板说得更明确：“逛菜场和坐咖啡馆，是给一座城市号脉的最佳方式。”一落座，你就能看出百姓是否幸福。“”马龙里连锁咖啡店”经理布朗总结道：“咖啡馆是个呈现历史的地方，超越时空，让人忆及往昔。喝一杯咖啡，实际喝的是这里的气氛……”难怪小说《包法利夫人》的作者福楼拜曾言：“咖啡促人思考”。循此，侦探小说名家西默农描绘迈格莱警长一天从咖啡馆前面经过，闻着店里传出的浓香，脱口赞叹：“这就是巴黎氛围的菁华呀！”一语道出了巴黎咖啡文化的魅力所在。

天涯异草

咖啡树最早在埃塞俄比亚发现，后咖啡传入欧洲，人们初饮的第一口感是“苦不堪言”。巴尔扎克在《论摩登吞剂》里说：“许多人给咖啡赋予能生灵感的神力，可喝了咖啡反倒更加烦恼。”伦敦的名媛淑女曾于1674年向国王递交请愿书，要求关闭所有的咖啡店。尽管如此，咖啡似乎确有力，逐渐征服了整个西方。

据载，法国人喝咖啡始于17世纪。当年，土耳其苏丹麦赫迈德四世将咖啡赠给路易十四，喝咖啡曾是贵族特权，到近代才进入民间。巴黎的咖啡馆文化颇具风格，这儿的浓黑咖啡呈现墨色，溢出书香，仿佛自然与人智的和谐，遍及大街小巷的近5万家咖啡馆无不积淀哲理思维，爽洁人们灵魂，成为一种拉丁文明现象。

久远的咖啡馆来历

咖啡馆文化深入人心，位于拉丁区古色古香的“旧戏院街”上的“波阁普”是巴黎历史最久远的咖啡馆。春去秋来，迄今“波阁普”已阅世326载。回首往昔，意大利人波各皮奥·德·戈勒戴里于1686年来巴黎开酒馆，从家乡引进大众从未见过的新奇饮品咖啡，迅即获得成功，将自己的名字留给了法国第一座咖啡馆。

来客坐定“波阁普”，殷勤的侍者会介绍他们引以自豪的昔日轶闻。由于咖啡馆与法兰西大剧院离得不远，开张伊始即吸引文、史、哲精英。狄德罗和达兰尼相约于此切磋，动了编纂《百科全书》的念想，开启启蒙哲学的纪元。继而，《塞维利亚的理发师》和《费加罗的婚礼》作者博马舍到此敲定他在“奥德翁剧院”的演出方案，向封建等级特权社会发起冲击，奏出1789年法国大革命先声。马拉、丹东和卡米伊·德穆兰接踵来喝咖啡，实则密商推翻巴士底狱的重大决策，掀动“战败暴君，给茅屋以和平”的民众革命，将法国路易十六和安托瓦内特王后送上了断头台。这一切皆从“波阁普”这家小咖啡馆发端，有馆内现存文献图片佐证。

到19世纪，嗜咖啡成癖的巴尔扎克写出他目睹的“人间戏剧”，社会从林里崇拜的偶像被他刻画得人木三分。巴尔扎克描绘《幻灭》之后，继之而来的是乔治·桑的理想主义以及魏尔伦和缪塞的月夜浪漫情怀。一个“你方唱罢我登场”，都少不了喝咖啡汲取灵感，将“波阁普”变成了文学艺术之源。

咖啡馆的文艺因緣

巴黎咖啡馆朗朗群星里，最耀眼的当数位于圣日耳曼林荫大道172号的“花神”，取自隔街一座春天女神雕塑像，于1890年开业，被誉为“天下第一馆”。上世纪20年代，这里成了阿波利奈尔固定的会友地点，文艺流派超现实主义和达达主义都在“花神”咖啡馆诞生。19世纪30年代，他在此召开“巴黎晚会”，该馆成了地地道道的文艺殿堂，常见作家、诗人、画家、电影导演云集。1939年换了新店主，继续吸引大批知识界人士。萨特声言“自由之路从‘花神’通过”，跟西蒙娜·德·波伏娃一同在那里倡导“存在主义”。萨特这样描述二人的一生生活：“我们干脆就待在那里。上午9点到12点工作，午饭后再两点又回此地，同朋友聊天直到晚上8点，晚饭后同约会来此的人交谈。您会觉得奇怪，但‘花神’就是我们的家”。

“花神”逐渐得到左派人士青睐，布勒东及



萨特与波伏娃在花神咖啡馆

其超现实主义追随者、诗人普雷维尔前来畅饮“布依”白酒；毕加索在此创“立体画派”；还有海明威等美国文坛名人也相继聚进“花神”的情影里，品味咖啡。1984年，咖啡店被塞尔维亚米·希勒戈维奇收购，“文化瑰宝”落入外国人手里，引起文艺名流愤懑。不过，在巴黎餐饮业拼搏了11年的店主不负众望，经营有道，整天保证供应镇馆的黑咖啡，并致力营造雅致气氛，顾客越来越多。10年后，由作家博格博戴尔等人倡议，“花神文学奖”在此面世，每年秋天以数千欧元奖励一位现代青年作家。

尚需提及的是已故中国总理周恩来早年在法国从事革命活动期间也曾是“花神”咖啡馆的常客，巴黎市政府在该馆街角竖立的纪念碑上留有记载。周恩来跟馆内跑堂帕斯卡尔友谊至今传为美谈。

“双瓷偶”咖啡馆距离“花神”咖啡馆甚近，店内一左保留19世纪的桃花心木椅和红色漆布软垫长椅，尤其是店堂里立在底座上的一对中国清朝人形象瓷偶和由此而来的店名“双瓷偶”，沿用至今。一个多世纪以来，瓷偶目睹了大批法国名人的来踪去迹，其中有画家德兰、诗人德斯诺斯、作家莫里亚克和曾每日10点钟必来用早膳的纪乐图，还有瑞士旅法雕刻家加梅迪。1933年，这里设立“双瓷偶文学奖”，金额超过法国所有文学大奖。当然，一般顾客慕名前来，最可口的饮品还是店内自制的热巧克力茶，由侍者持银杯送上。

称得上“拉丁咖啡灵魂”的四家巴黎咖啡店，分别是“丁香园”、“穹隆”、“拉法耶特将军之家”和“和平”咖啡馆，都在同业中占有显赫地位。“丁香园”堪称上世纪巴黎知识精英之家。刻有文坛翘楚艾吕雅、纪德、贝盖特、萨特、茹尔·罗曼、海明威等的铜牌，钉在他们曾坐过的长条凳上，供今人追怀。与之相反，“穹隆”则气氛热闹，朝夕声喧邻街。客人在其中除享餐饮之乐外，还可欣赏法国野兽派大师马蒂斯的一些门徒在多达36个廊柱上绘出的图画作品。至于阿拉贡和高莱特等人的文艺理念，上门顾客均会有深切感受。若有闲暇，游人不妨去造访巴黎大歌剧院旁边的“和平”咖啡馆，或去更远些的“拉法耶特将军之家”。那里的“浓黑咖啡”、“淡咖啡”、“牛奶咖啡”和“卡布奇诺”虽然

□董 纯

巴黎，咖啡馆文化的福地

域外传真

2012年毕希纳文学奖授予菲丽西塔丝·霍普

□何 宁

在当代德语文坛，以19世纪德国著名剧作家格奥尔格·毕希纳(1813-1837)的名字命名的毕希纳奖可谓最重要的文学奖项。该奖项始于1923年，最初的颁奖范围除作家外，还包括画家、演员等。该奖自1951年起成为文学奖，并由德国语言与文学科学院组织选拔，每年颁发给对当代德语文学作出优异贡献的一位作家或诗人。在1958年制定的章程中所确定的评选标准为：“该奖项颁发给用德语写作并表现突出的作家和诗人，获奖者本人要对现今德语文学界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德国当代文学史上的很多名家都曾获此殊荣，如君特·格拉斯、海因里希·伯尔、埃利亚斯·卡内蒂、克里斯塔·沃尔夫等。

那么，2012年的毕希纳文学奖究竟花落谁家呢？5月15日，德意志语言与文学科学院宣布，51岁的德国女作家菲丽西塔丝·霍普(Felicitas Hoppe)获得本年度毕希纳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在授奖理由中说：“凭借1996年出版的《理发师的野餐》，菲丽西塔丝开创了一个多声部的文学世界。自此，她通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对这个冒险家、伪君子、发现者和无用者的世界进行探究。在一种简洁、诗意、执拗和纯粹的行文中她发现了一个叙述的宇宙，在这里‘后现代’生存的基本问题经由自由和生成自由的想象得以彻底的展现。她的所有作品，例如旅行小说《Pigafetta》(1999)、流浪汉冒险小说《天堂，海外》(2003)、展现世间百态的《犯罪者和失败者》(2004)、对骑士小说的重新演绎《伊万·雄狮骑士》(2008)以及她的最新作品自传体小说《霍普》(2012)都在真实与虚构、自我认识与角色扮演之间自如穿梭。菲丽西塔丝·霍普追问自我演变的诸多可能，追问渴求的惊异和纠结之处，以一种不令人反感的多种方式展现出先验的视界。”评委会进一步阐释道：“在当今这个对自己的琐事喋喋不休的文学界，菲丽西塔丝·霍普敏感、虽富有幽默感但却感伤的叙述艺术专注于个体的秘密。”

菲丽西塔丝·霍普1960年出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哈默尔恩，自1980年开始先后学习文学理论、修辞学、宗教学、意大利语和俄语，自1996年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集《理发师的野餐》后作为自由作家生活在柏林。至今已发表5部长篇小说、多部短篇小说集。在获得毕希纳文学奖之前，霍普已经凭借作品而多次获奖，例如视角文学奖、她家乡哈默尔恩颁发的捕鼠文学奖等。

对于菲丽西塔丝·霍普获得毕希纳文学奖，文学评论界此次持欢迎和认可的态度，这与去年该奖项给德国老作家弗雷德里希·克里斯蒂安·德利乌斯时评论界的怀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例如，她在费舍尔出版社的编辑奥利维埃·福格勒认为，菲丽西塔丝·霍普是一位“伟大的、一贯如一的叙述者。对于她终于获得这么一个重要的奖项，人们已经期待很久了”。文学评论家丹尼斯·舍克更是将她的获奖视为值得“欢呼的一天”。

而且，我们似乎还可以有更大的希望，因为毕希纳奖是诺贝尔文学奖重要的风向标之一，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等德国国家诺贝尔奖得主都曾夺得过该奖。

